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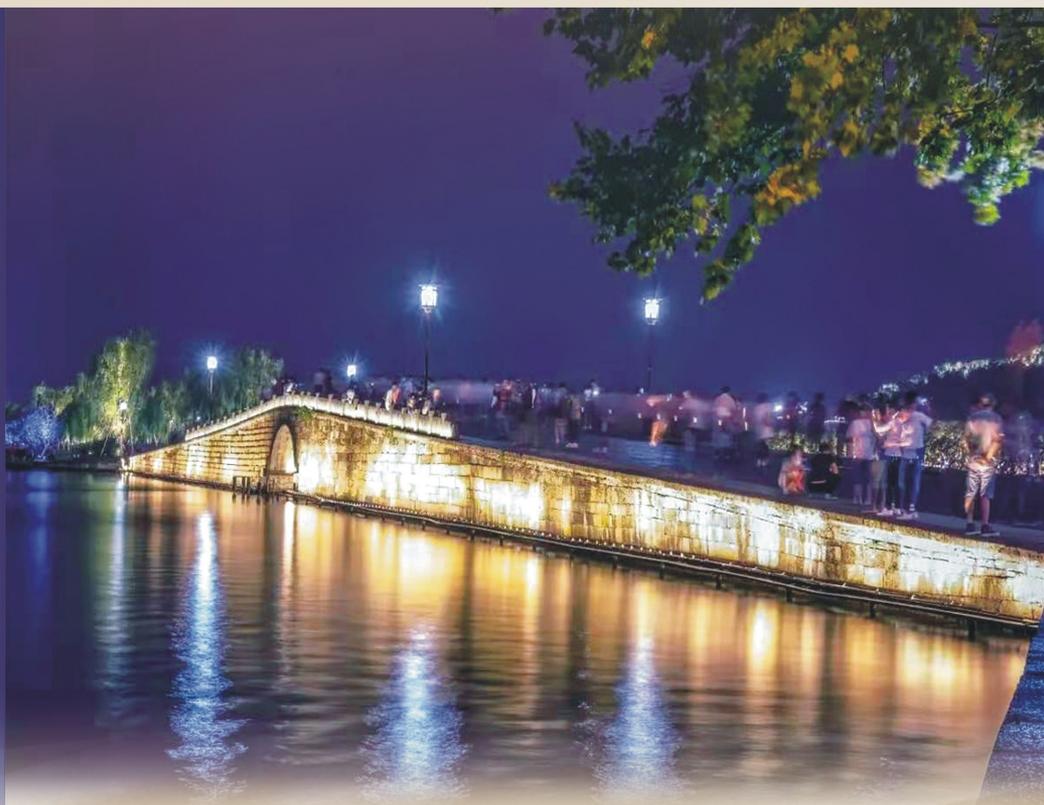


第二十九期

中国古桥学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



目 录

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

- 1 前言：文学经典中桥梁意象的生成 1
- 2 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概述 3
- 3 鹊桥：忍顾鹊桥归路 9
- 4 断桥：断桥西下，满湖烟雨愁花 17
- 5 蓝桥：情似蓝桥桥下水，年来流恨几时干 25
- 6 结语：桥梁意象在爱情传说中的双重情感意蕴 32

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

李秋颐 杨雨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南大学古桥研究中心)

摘要: 桥梁意象因自身的沟通属性、地理属性和“隔河情结”的原始思维模式,传递着两性对自由交往的潜意识欲望,是男女结缘、情感联结的通道,在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爱情传说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牛郎织女传说中的鹊桥、白蛇传说中的断桥和“蓝桥会”故事中的蓝桥即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桥梁意象。这三个桥梁意象都在所属传说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不可或缺的演变过程,其文化蕴涵都在民众对传说进行接受和改编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且均因传说主人公缘聚缘灭的悲喜情缘而被赋予了双重情感意蕴。这些桥不仅仅是连接交通的实景,更是具有表达爱情美满的喜悦情感的意象,甚至还因被选作恋人分离或殉情之地而被蒙上了感伤销魂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 桥梁; 爱情; 民间传说; 鹊桥; 断桥; 蓝桥

1 前言: 文学经典中桥梁意象的生成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是主观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创作主体为外物所感,经过独特的情感活动和审美加工,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附加于客观物象之上,使之得以艺术升华,成为“意中之象”。借意象来传达幽微难言的情思,不仅能解决“言不尽意”的遗憾,给人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还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对意象进行二次加工,使之在作者赋予的内涵基础上渗透进自己的感情因素。

中国桥梁史源远流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情况复杂，湖泊河流众多。古时道路交通不便，“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1](1301)}，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古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因此智慧的先民架桥以便河流两岸的居民往来。起初，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桥梁的实用功能，早期文学作品《诗经》《庄子》中提到的桥梁大多是起提示事件发生地点的作用，如《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2](279)}中的“濠梁”，又如《庄子·盗跖》中的“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2](509)}的“梁下”，便是作为地理标志存在，尚没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还不能称其为“桥梁意象”。

随着造桥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桥梁数量不断增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人们对桥梁的关注度也逐渐提升。再加上古代文论领域“意象”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文人对于桥梁建筑的感受体悟与审美认识不断加深，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丰富想象，使之成为创作主体多种情感意绪的寄托，文学作品中的“桥”也从代指实体建筑“桥梁”逐渐发展为具有某种文化内涵、可供传情达意的“桥梁意象”。

桥梁是外在的客观物象，“意”则是人内在的主观情意。“意”源于心并借助具体的桥梁来表现，桥梁便成为人们的移情之物。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要研究的桥梁意象并非指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象，而是指文学意象，尤其关注民间传说和文学经典中的桥梁。在文学领域，桥梁意象不仅是构成“石桥通小涧，竹路上青霄”^{[1](877)}“阳桥花柳不胜春”^{[1](658)}这类审美意境的重要元素，还可以充当沟通两性的渠道和男女思慕的象征，亦可作为连接现实与仙界的通道，具有丰富的文化及情感蕴涵。

桥梁意象被广泛运用于诗词文赋中，在民间传说中亦不乏桥梁意象的身影，其中爱情主题所占比例十分可观，亦颇受学界关注。从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是针对其中个别知名度较高的桥梁意象展开的，如钱奕坤《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蓝桥》梳理蓝桥故事的发展脉络，探讨蓝桥的文化意蕴及其演变情况；李言统《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探究蓝桥主题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变异和民间文学借助口传、书写媒介进行的演绎，作者提出了“尾生抱柱”是后来“蓝桥会”故事雏形的观点，并认为此时蓝桥故事轮廓已经基本定型。在中国桥梁技术



图1 阳桥花柳不胜春，黄瑾迟 绘

和建筑美学领域的著作中，也不乏有关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的研究成分，如茅以升在《桥名谈往》一文中提到了“蓝桥”，称其位于陕西蓝田县蓝溪上，是“裴航遇云英处”。又如王峻的《中国古代桥梁》中“桥梁与民俗”一节介绍了壮族、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桥风民俗，对少数民族以桥为象征物的婚礼习俗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本文即在学界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以鹊桥、断桥、蓝桥这三个桥梁意象作为具体考察对象，以期对民间爱情传说的结局类型及桥梁意象在爱情传说中的情感蕴涵、功能属性进行相对全面的梳理和探讨。

2 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概述

2.1 “隔河情结”与爱情传说中的桥梁

桥梁意象被广泛应用于婚恋主题的民间传说与其内在属性和“隔河情结”有着密切联系。

其一，桥梁意象具有地理属性。与鹊桥、奈何桥等虚构的桥梁意象不同，有些桥梁意象原本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桥，在演变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特殊内涵，从实体建筑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具有独立性的文学意象。有现实原型的桥通

常具有地理标志性的，如杭州西湖的断桥、位于进京交通要道的蓝桥，知名桥梁建筑的地理属性和现实方位往往会影响传说情节建构时的选择，使之成为传说的重要背景地和许多关键情节的发生场所。梁祝传说中的草桥便是因其地理位置，方奠定了其在传说中的地位：祝英台和梁山伯从家出发到书院都要途经草桥，因此两人才会在此地相遇，进而有“草桥结拜”的情节。

桥梁还具有公共空间的属性和职能，这使众多青年男女可以来此幽会，并为传说故事的发生提供了相对集中的空间，是恋中双方的邂逅之地、分离之所、重逢之处。在我国爱情文学中，无论是热恋时与心上人相会的浪漫场景，还是双方分别时的悲苦情景，都不乏桥梁的身影。

其二，桥梁意象具有沟通属性。桥梁蕴含着化天堑为通途的可能，自诞生伊始便承载着人们对跨越障碍、到达彼岸的向往。由于“分者”可以借助桥实现双向奔赴，经过人民群众的联想与想象，桥梁意象与沟通心灵、传递情感的欲求联系起来，其连接对象从物理上的两岸引申为有情人的两处相思。

在我国早期文学中，桥梁已有连接婚恋双方的作用：《诗经·大雅·大明》中周文王为迎娶“在渭之涘”的女子为妻，“造舟为梁”以便亲自渡渭水迎亲。相比《诗经·蒹葭》中与自己的意中人相隔一水、心里时时念着佳人的痴情人，桥梁使周文王可以亲自渡河迎娶他的妻子，促进了婚姻的成立。架“桥”正是冲破现实阻隔的象征。

其三，桥梁意象被赋予爱情象征意义与“隔河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是人生存的必备条件，因此古人往往逐水而居。但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水也对两岸人们的往来造成了阻隔。夏维波、杨宇《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称“隔河情结是原始思维中氏族内部不得通婚的男女隔离制度的产物。”^[3]该文将鹊桥传说和蓝桥传说均归结为“隔河情结”的表现，并提出：桥梁是男性生殖崇拜的产物，水通常代表女性，桥和水通常相伴出现，过桥、架桥暗示男女交合。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恋爱双方常被设置为被水阻隔的男女，如分隔天河两岸的牛郎与织女，又如《诗经》中的《关雎》《蒹葭》《褰裳》等篇章中隔河相对的痴男怨女。《郑风·褰裳》中的女子与心上人被溱洧之水相隔，“褰裳涉溱”“褰裳涉洧”便是她催促对方快点提起衣襟渡河与自己相见之语。本文借鉴了这一观点，并从“隔河情结”这一原始思维的角度解释桥意象在爱情传说中频繁出现的原因：河

的阻隔催生了对情感交流的渴望，使具有沟通属性的“桥”成为与性爱主题关系密切的意象，民间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传达着人类对两性自由交往的潜意识欲望。



图2 河桥意象，黄瑾迟 绘

日本著名桥梁学者伊藤学教授在《桥梁造型》中提到了桥梁意象的沟通属性和地理属性：“桥能满足人们到达彼岸的心理希望，同时也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建筑，并且常常成为审美的对象和文化遗产。”^{[4](78)}值得注意的是，除自身属性和“隔河情结”外，桥梁意象被广泛应用于婚恋题材的传说故事中还与传说的情节需要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具体传说具体分析。

2.2 汉民族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

受自身内在属性和“隔河情结”的影响，桥梁意象在我国民间爱情传说中常与男女爱情紧密相连。中国汉族四大爱情传说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其中均有桥梁意象的踪迹：鹊桥是七夕时牛郎织女跨越天河相会的主要方式；西湖断桥既见证了白娘子与许仙遇雨共渡、借伞定情，也目睹了水漫金山后二人的重归于好；孟姜女在得知丈夫死讯后，不愿再嫁秦始皇为妃，祭奠亡夫后登上长桥，投水而死；梁山伯与祝英台于草桥初遇，一见如故并义结金兰，二人同窗三年有余，情谊深厚，在祝英台被催促归家时，二人于西湖长桥上来回

相送了十八次，难舍难分，长桥不长但情意绵长。

除汉族四大爱情传说外，解释现实桥梁建筑的来历、特征、命名原因的地方性传说也常常涉及男女情爱之事。传说杭州西泠桥是钱塘名妓苏小小与阮郁互结同心之处，是西湖三大情人桥之一，“西陵松柏下”见证了二人的相遇与相恋，也最终埋葬了苏小小的爱情。流虹桥是一痴情女子与叶元礼的初遇之地，亦是一眼定情之地。流虹桥的背景传说在清代词人朱彝尊的《高阳台·桥影流虹》一词的词序中有所交代：吴江叶元礼于流虹桥边遇一女子，该女子对他一见钟情，却因身处闺门难以言说，竟至病死。在这痴情女子濒死之际，叶元礼又路过此地，得知此事后的叶元礼对着她潸然泪下，女子这才死而瞑目。谢桥据说与一位姓谢的美人有关，未详何人，一说是唐代名妓谢秋娘，也有称其为谢道韞的说法。谢桥多指与心上人相约欢会、联袂嬉游的桥梁，如晏几道《鹧鸪天》中：“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5](323)}现实中词人与心爱女子的结合面临重重阻隔，只有在“无拘检”的梦中才能重回那段携手偕行的时光，谢桥正是词人心中那段美好记忆的载体。又如汤显祖《紫钗记》中的杜鹃桥，该桥未详在何地，或为虚构，因“杜鹃”又名“子规”，与“归”谐音，故为“归桥”，是剧中霍小玉心念恋人，看千帆过尽，盼良人归来之桥，具有象征别离的意味，承载着无尽忧思与脉脉情愫。此外，在民间爱情传说中还有许多没有专名却又寻常可见的“小桥”“长桥”“石桥”“河桥”，这些传说散见于全国各地，不可尽数，且情节相互借用的痕迹较为明显。现实中很多桥梁都有情人桥、相思桥、爱情桥、夫妻桥等别称，桥梁背后的传说情节也大体雷同，如都江堰安澜桥、桂东仙缘桥、武汉长江大桥等桥梁都在当地流传着“只要相爱之人携手走过此桥，就能使二人的爱情长久美满”的说法。

桥还在一些民间爱情传说中被选作充当殉情之地，如“蓝桥会”故事中的女子迟来后追随男子投桥殉情，孟姜女在祭奠亡夫后登上长桥投水而死。福州双抛桥、杭州双投桥（即西湖长桥）背后的爱情传说大致相同：史载南宋淳熙年间，陶师儿与书生王宣教自由恋爱，被陶母横加阻拦。二人“月夜同投此桥”，以不能同生、但求共死的残忍选择与现实桎梏对抗。温州双莲桥亦是因一个殉情悲剧而得名：一对青年男女从小定有婚约，长大后彼此倾心，女方父母却因男方家道中落便逼迫女儿另嫁他人，于是二人相约跳桥殉情，他们死后口中伸出莲茎，次年此

桥水下莲开并蒂。在强烈抗争仍不足以彻底打破世俗藩篱的情况下，不愿向残酷现实妥协的凡间男女最终只能走向以死相殉的悲惨结局。这些爱情悲剧传说选择桥梁作为携手殉情之地可能是受到了“隔河情结”和桥梁意象的地理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这些殉情悲剧体现了封建专制社会对男女自由婚恋的压迫、打击和摧残，流露出民众对自由恋爱的强烈渴望与热烈歌颂，其思想内涵和“隔河情结”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桥梁作为公共场所，具有开放性，为相约殉情的男女提供了可以短暂见面的场所，这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3 少数民族爱情传说中的桥梁

除上述汉民族爱情传说外，桥梁意象还在少数民族种类繁多、风格迥异的文学形式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歌谣、史诗中，不仅有与汉民族传说内容极为相近的“蓝桥会”、梁祝等传说，亦多男女架桥过河相会的情节：纳西族殉情悲剧长诗《鲁般鲁饶》中，朱古羽勒排与心上人康美久咪姬情投意合，架桥渡河以便相约远遁；纳西族赵银棠《金龙大铁桥》讲述了蒋公欲与心上人私奔却被江河所阻，决心修桥的故事；广西壮乡的鸳鸯桥是由两棵跨河相交、血脉相连的榕树构建成的天然桥梁，传说在此桥形成之前，隔河相对的两族人原本互不往来，鸳鸯桥为两族人们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之后两族人渐渐通婚，这座桥也成为了当地壮民心中的爱情图腾；客家山歌中亦有借桥梁意象抒发别离悲痛的情歌，如“送郎送到湘子桥，桥下流水白漂漂”；三省坡的花苗族的恋歌十连“缠歌”中以借桥意象表示愿意与对方共结连理的决心：“河上修了一部桥/河上修了桥一部/扯手同过洛阳桥（爱情桥）。”在这些少数民族爱情文学中，桥扮演着促成男女姻缘的重要角色，与“隔河情结”这一原始思维相契。

桥梁意象除了常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用于表征爱情外，还在一些特色婚俗传说中具有保佑婚姻美满的功能。少数民族桥梁婚俗传说拥有不同于其他桥梁传说的独特之处，即不仅有口传形式和书面记载，还有一套与桥梁有关的程式化、标准化的具体行为，如以求偶、祈福为目的的架桥或走桥仪式：摩梭人有走婚习俗，位于泸沽湖的走婚桥为当地摩梭青年男女提供了可以邂逅意中人的约会之所。过草桥是景颇族婚礼上必不可少的祈福仪式，即在新郎家门前搭起长2~3米，宽15~20厘米的桥，并在桥的两边栽上大叶的“公八草”草丛。新娘在进入

新郎家门前，必须要由新郎的弟弟或侄子带领着走过草桥，这样可以驱邪祈福，保佑新人婚后平安幸福。^{[6] (38)}传说过草桥这一婚礼习俗与景颇族的祖先宁贯瓦有关：宁贯瓦与龙女相恋，为了迎娶龙女为妻，他搭了一座很长的桥，以便龙女从水中来到陆地上。他还用花草装点在这座桥的两侧，这些花草驱除了龙女身上因生活在水中而附着的腥味和邪气，让龙女得以与宁贯瓦顺利成婚并繁衍后代。毛南族亦有与景颇族过草桥相似的婚礼习俗：在新娘过门前，新郎要在门口搭起竹桥，由新娘将竹桥踢翻，传说这样做会保佑日后生产顺利，避免生育遇险。至今，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新婚夫妻成婚当日要携手过桥的习俗，以祈求日后夫妻恩爱、相扶相持、白头偕老。

走过或踢翻具有象征意义的桥是祈求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婚姻美满的仪式，承载着我国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少数民族的桥风民俗源自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搭桥、建桥、过桥等种种带有神秘色彩、民族特色的习俗是少数民族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为我们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桥梁意象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小结

我国拥有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故事，这是数代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晶，渗透进了广大民众对社会现实的真实看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众多桥梁意象中，鹊桥、断桥和蓝桥与爱情传说的结合程度尤为突出，流传颇广，并都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演变过程，其所属传说分别代表了一种爱情故事的典型结局：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与织女对情爱的追求和外在环境的阻挠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他们原本应该永远被天河分隔，但鹊桥打破了原本恩爱夫妻天人永隔的悲剧性结局，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二人被银河阻拦而不得相见的悲哀，但纵使鹊桥使他们可以定期相会，也仅是一年相见一次，聚少离多，故事结局仍是悲中带喜的。白蛇传说的原本结局是彻底的悲剧：由于许仙的怯懦与没有主见，再加上封建卫道士法海的从中作梗，白娘子触犯天规，被镇压于雷峰塔之下，纵使清代的改编戏曲中增加了白娘子的儿子登第后救母出塔的情节，但原先的白娘子与法海所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抗争失败、与许仙分离的爱情悲剧结局已经深入人心。尽管蓝桥意象在元代与尾生故事结合后被

赋予了悲剧意味，但裴航蓝桥遇仙之事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其结局不仅迎合了世人求仙寻艳的爱情心理，还体现了人们对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普遍期望。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三个桥梁意象在民间传说和文学经典中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

3 鹊桥：忍顾鹊桥归路

鹊桥意象自诞生之初便和牛郎织女传说紧紧联系在一起，二者通常是相伴出现的。鹊桥在该传说的情节架构中扮演着助人跨越天河相会的重要角色。

3.1 牛郎织女传说的发展演变历程

牛郎织女传说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特色，其大致情节为：牛郎被迫与哥嫂分家，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靠耕地为生。织女是天帝的孙女，擅长织布。牛郎趁织女下到凡间洗澡时藏起了她的衣服，使织女只能留在人间。牛郎与织女结为夫妻，二人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并生下了一儿一女。此事惹怒了天帝，织女在王母娘娘的逼迫下返回天庭。牛郎披上牛皮追赶织女，却在快追上时，被王母娘娘用金簪划出一道天河，将牛郎与织女二人分隔于两岸。二人的爱情感动了喜鹊，于是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便会有无数喜鹊飞来，以身躯搭起跨越天河之桥以供二人渡河相会。

鹊桥是在牛郎织女传说演变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对鹊桥意象的考察必须回归到传说本身。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及演变历程的问题在早期学者的研究中已有触及，玄珠（茅盾）写于1929年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罗列的有关牛郎织女传说演变情况的《诗经·大东》《迢迢牵牛星》《六帖》《荆楚岁时记》等材料，是后世学者反复征用的论据。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1955）、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1957）、洪淑玲《牛郎织女研究》（1988）、王帝《牛郎织女神话传说及其演变》（2006）等。目前学界对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及大致流变的过程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学界普遍认为，牛郎织女传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星辰崇拜。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落后，认知水平相对低下，对于很多自然现象如昼夜更



图3 鹊桥，黄瑾迟 绘

替、生老病死和水旱灾害，尚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因此人们往往怀有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心理，对日月星辰等天体的崇拜正是这种原始自然崇拜的表现之一。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Helios)、月亮女神(Selene)和星辰之神(Astraios)，而中国古代早期先民也有意识地观察星宿。牛郎织女传说不仅与中国远古时期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以及原始农耕信仰有关，还是由星名演化而来的。人们在长期的星象观察中，发现牵牛、织女二星分别位于银河东西两侧，便根据这两个星座的形状、分布等特征对其进行艺术联想与加工，牛郎织女传说正是在星座故事的演化过程中逐渐诞生的。

历来认为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肇自《诗经·小雅·大东》，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7](330)}，该句中的“织女”“牵牛”还只是指星辰的名字。毛传：“汉，天河也。”诗中“汉”字说明古人此时已经注意到了横亘于二星之间的天河，并将其与人间河流相比，为之后鹊桥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二星之间还没有产生恋爱关系，但已经可视为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成书于战国时期或两汉之间的《大戴礼记·夏小正》中有关于牵牛、织女二星的记载：“是月织女东向，盖言星也”，汉代《春秋运斗枢》云：“牵牛，神名略。”《佐助期》云：“织女，神名收阴。”^{[8](56)} 这些星座名称明显带有两性色彩，说明牛郎织女传说已经在《诗经》的基础上取得

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情节设计还较为简陋。

汉代是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牛郎织女传说故事体系中诞生了“鹊桥”。相传最早明确提到这一关键意象的是西汉《淮南子》中的“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白居易《六帖》曾引此佚文。在后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9](331)}一首中，“牵牛”与“织女”二星已经明显被拟人化了，他们被迫隔河相望却不得交语。这说明最晚到汉代，牛郎织女故事架构中已经在《小雅·大东》的基础上增加了二人鹊桥相会的情节和恋爱故事。此后，鹊桥在牛女传说中成为固定意象并流传至今。

宗懔《荆楚岁时记》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汇总，较为完整地记录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情节：“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言此二星神当会。”^{[8](59)}《荆楚岁时记》写牛郎织女被拆散的原因是“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8](56)}这说明，在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传说以及七夕乞巧习俗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牛女传说的故事内容得以进一步完善与丰富，而鹊桥意象在传说中的作用及其与爱情相关的主体内涵相对稳定，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唐宋时期，牛郎织女传说流传渐广，与该题材有关的诗、曲、赋、文等多种文学体裁创作繁荣，还诞生了以“鹊桥”为名的《鹊桥仙》词牌，调见北宋欧阳修《六一词》中“鹊迎桥路接天津”^{[10](146)}，调名本意为咏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之事。

明清时期，牛郎织女传说在戏曲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广为流行，明代小说《鉴湖夜泛记》、杂剧《渡天河织女会牵牛》与传奇《相思砚》《鹊桥记》等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改编和发挥，融入了时代元素。清初，邹山所作《双星图》在牛女传说的基础上融入了精卫、蚩尤等上古神话人物，并将蚩尤与黄帝之间的战争作为牛女故事发生的背景，该剧中牛郎与织女的相爱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这是一种颇具进步与开明意识的改写。

3.2 鹊桥意象在牛女传说中的诞生背景

鹊桥意象的诞生背景主要是牛郎织女相爱却被迫分离的悲剧，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点：

其一，二星分隔天河两地的客观地理位置。班固《西都赋》：“左牵牛而右织女。”^{[11](876)}杜甫《牵牛织女》：“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

见同。”^{[1](2339)}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天文观测记录可知，织女星和牵牛星分别位于天河东西两侧，这种天文现象是牛女传说故事的幻想素材之一，也是“隔河情结”的表现，从一开始就为这场爱情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天河”将牛郎与织女分隔两地，而鹊桥正具有连接两个原本被阻隔之地的沟通属性。若是两地本就相通，又何必费力搭桥相见？牵牛、织女二星相对的星辰方位为鹊桥在传说建构中的诞生提供了客观地理条件。

其二，冲破人神恋的悲剧宿命的要求。在“人神恋”类型故事中，一旦神仙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不免要以其离去作结，如干宝《搜神记》中《毛衣女》。这是因为人神本殊途，神祇永生不朽，人类却是“一朝身死，此身完结”，二者相爱是有违天道伦理的，这为牛郎织女的结合制造了新的障碍。在牛郎织女传说中，织女被赋予了神女的特殊身份，《史记》云：“织女，天女孙也。”^{[12](1311)}而牛郎不过是人间的凡夫俗子。命中仅有八尺，终究难求一丈，二人的结合必然会遇到阻挠，这就需要具有打破仙凡界限、沟通人神功能的桥梁意象与难测天意、人神恋的悲剧宿命对抗，使牛郎与织女得以凌空越阻，于鹊桥上相携。

其三，民众主观意愿的产物。由于封建专制政权的逐步健全和封建礼教的伦理要求，同时受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牛女传说中逐渐诞生了与人间统治阶级对应的“天帝”或王母娘娘。“天帝”在牛女传说中扮演着正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母一般的角色，不仅是拆散这对恋人的元凶，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专制家长的代表，更是人间统治阶级力量的升华。尽管牛郎与织女二人情投意合，但“天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法反抗的权威。在命运和强权面前，这对眷侣是无能为力的，织女只得用“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9](331)}的方式默默反抗。这样的结局尽管更符合实际情况，但却是民众不愿也不忍心见到的。桥既为人设，自会受到民众强烈主观意愿的影响，正是从先人的这份“不忍之心”催生了鹊桥意象。

弗洛伊德提出的文艺理论称：“作品是经过改造的梦”^{[13](361)}，鹊桥沟通了这对被阻隔的夫妻，是中国古代民众重建美满家庭的主观意愿的外化，渗透着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迎合了读者崇尚圆满、追求情感自由的心理需求，流露出对真情的肯定与追求。鹊桥意象使牛郎织女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反封建的意义，使受纲常伦理、道德体系压抑的愿望经过幻想得到了满

足，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快感。鹊桥是广大民众共同架起的桥，是人民心愿的载体和情感的积淀，可以借此弥补现实人生的种种缺陷，给人以心理慰藉。

3.3 以鹊为“桥”的原因

似乎在人们的认知里，每年七夕给牛郎与织女提供相会契机与地点的应该是“鹊”这种鸟类动物搭起的跨越天河之桥。实际上，牛郎织女相会原本还有星桥、凤凰引渡、燕子架桥、乘船等多种方式，如张文恭《七夕》中“星桥百枝动，云路七香飞。”^{[1](501)}但这些方式在流传过程中均日渐式微，只有鹊桥至今仍被广泛接受。为什么是由鹊鸟而不是其他鸟类来架桥？这绝非偶然，其中必定包含之所以如此构思的深层原因。历来有诸多学者曾对这一问题发表过相关意见：孙续恩《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14]中将“以鹊为桥”的原因归结为“它是一种极笃于爱情、具有很好的建筑技能而又能给人带来吉祥的鸟”。李炳海《从鹊巢到鹊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喜鹊形象》^[15]认为喜鹊成为天河桥梁的架设者是上古鹊巢象征意义的进一步发展，也与喜鹊的建造才能、筑巢时对方位的选择有关，而且“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鹊和桥的象征意义在很多时候会出现重合”。杨旭辉《牛女故事中鹊桥、蜘蛛意象探析》^[16]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一是鹊本身具有高超的建筑本领，二是鹊在古代文学中独特的象征意义，即“鹊是美好的象征，具有整合家庭的功能，还在古代被视为相思之鸟”等。笔者将学界关于此问题的阐释中出现次数较多、可信度较高的原因概括为以下几项：

首先是因为有“鸟中鲁班”美誉的喜鹊十分善于筑巢，且鹊巢既大又牢，在筑巢时会在巢中安梁以保证其坚固：“鹊窠中必有栋。……见一鹊构窠，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窠中。”^{[17](3780)}喜鹊还善于选择筑巢地点，懂得方位。例如，太岁是掌管人世间吉凶祸福的至尊贵神，为了表示尊敬，百姓在建造房屋时需要避开太岁所在方位。喜鹊筑巢时在这一点上与人类有相似之处：“鹊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鹊窠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鹊识岁多风，去乔木，巢傍枝。’”^{[17](3778)}《博物志》为西晋张华所作，而《淮南子》为西汉时期刘安及其门客编纂而成，这说明至晚在汉代，人们已经肯定了喜鹊的建造才能，这无疑是其参与架桥的一个关键因素。

其次是源于古人的瑞鸟崇拜心理。鹊鸟是报喜鸟，可以给人带来福音，是助人成事的灵物，故被冠以喜字。因为喜鹊天性喜干，天气晴朗时往往空气湿度低、较为干燥，因此喜鹊鸣叫大多预示着天晴，有益出行。“干鹊噪而行人至。”^{[17](964)}鹊鸣被视为游人归乡、亲朋来访之吉兆，故而为人青睐。辛弃疾在《武陵春·走去走来三百里》一词中写自己担忧家人“应是望多时”，因此“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18](615)}，托喜鹊先行去传递喜讯。受“灵鹊兆喜”的民族文化心理影响，喜鹊意象在古代文学中具有独特意义，可以进一步丰富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魅力。

其三，喜鹊有群飞的习性。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一书中认为鹊桥的成因与自然因素有关：鹊常在固定的季节群飞^{[19](40)}。架起足以跨越天河的桥梁需要无数的飞鸟共同完成，因此要求选择具有群飞习性的喜鹊作为架桥的主体。

其四，“鹊”和“桥”意象内涵的共通性直接影响了“鹊桥”的形成。喜鹊大多成对生活，是忠贞之鸟，相思之鸟，也是恩爱之鸟：《诗经·邶风·鹑之奔奔》中将“鹊之疆疆”“鹑之奔奔”^{[7](69)}与不忠之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形成对比，以喜鹊尚知相伴相随反衬背信弃义、乱伦无道之人。桥梁意象属于沟通性意象，承载着人们对跨越障碍、冲破阻隔的向往以及恋人之间沟通心灵、传递情感的欲求。从这个角度来看，“鹊”和“桥”这两个意象所承载的内涵有相通之处，即都可以作为爱情的象征和连接恋爱双方的纽带，这两个意象双面一体，相互映衬，其合二为一有内在之必然。

其五，喜鹊因传话出错遭罚而被迫筑桥。这种说法背后暗含了一个有关人们对于喜鹊认知不统一的事实。在厌恶喜鹊的人眼中，喜鹊是造成牛郎、织女分离的元凶之一：晏几道的《鹧鸪天·七夕》将牛郎、织女称为“断肠仙”，而导致二人分离的原因正是“当日佳期鹊误传”^{[10](226)}。这里的“鹊”虽是词人妙笔勾勒“别多欢少”时用以做托辞的，但也反映了在宋人认知里，喜鹊确实曾经犯下了爱情信息传播失误的过错。所以喜鹊可能是为弥补过错而被强迫去填河作桥的。

综上所述，鹊桥意象的形成并非是单一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这其中不仅有鹊本身特点的原因，如现实中常见、建筑本领十分高超、群飞习性等，也有人们赋予鹊的特殊内涵，如可以给人带来福音、相思、恩爱等因素，同时还有“鹊”和“桥”意象内涵的共通性以及审美心理、地方文化等产生的影响。

3.4 鹊桥意象的情感生发

鹊桥既是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欢愉温情之桥，又是二人聚后再散、惆怅离恨之桥，既是来路，亦是归路。此后文人借鹊桥意象抒怀时，赋予了它多元情感内涵。

其一，作为七夕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意象，鹊桥多用作牛郎织女夫妻团圆的象征，为牛女传说增添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晏几道《蝶恋花》中写到“喜鹊桥成催凤驾”^{[10](223)}，刘威《七夕》中也有“乌鹊桥成上界通，千秋灵会此宵同”^{[1](6524)}之句。一水银河隔两厢，在七夕之夜，在鹊桥桥头，久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圆。织女走上鹊桥，就像普天下所有痴情儿女走上人间的桥头一样。鹊桥意象承载着文人为牛郎织女欢聚而喜悦的心情以及对诚挚美好爱情的向往。

其二，鹊桥意象还可用于表达恋人之间的离别之苦与相思之愁。由于牛郎织女每年仅能相会一次，七夕过后，鹊群便会散去，鹊桥要待来年才能重现于世。在七夕之外的日日夜夜里，牛郎与织女只得望天河却不能渡，他们相爱却不得其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9](331)}。对他们来说，鹊桥上的一宵相会意味着经年别离，牛郎织女“相逢草草”的无限怅惘赋予了鹊桥意象以悲情内涵，如杨无咎《鹊桥仙·云容掩帐》：

云容掩帐，星辉排烛，待得鹊成桥后。匆匆相见夜将阑，更应副、家家乞巧。经年怨别，霎时欢会，心事如何可了。朝朝暮暮是佳期，乍可在、人间先老。^{[10](1191)}

又是一年七夕秋夜，月华皎皎，星河熠熠，牛郎织女登上鹊桥，携手共度此宵。可不过匆匆片刻，此夜将阑，又到了分别之际。其实，牛郎织女从于鹊桥上重聚的那刻起，便进入了分离的倒计时。无论多想紧握住恋人的手，也无法让时间暂缓它的脚步。双方爱之越深，分别时便悲之越切。身陷永无休止、无法摆脱的聚散循环，纵使相逢，也不过草草一面，欢乐不及离愁多，反而重搅心绪，前愁未灭，后愁已生，倒不如不见！但若真的不遇，心中千般心事，又能与何人倾诉？这种矛盾让人左右皆挣扎，前后尽无路，只能默默咀嚼这份深沉的哀伤。

其三，亦有文人将自身经历融入鹊桥意象，借以象征自己与情缘相聚受阻的悲惨命运，抒发自己与所爱之人相爱却不能长厢厮守的惆怅情怀。牛郎与织女聚少离多，但聊胜于无，他们还能有来年七夕时鹊桥相见的盼头，总好过人间那些分别两地、终日相思却又与心上人相见无期的男男女女。因此一些诗人将牛郎织女与凡间男女形成对比，进一步突出后者天各一方、经年不见的无限怅惘，如徐凝《七夕》：“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1](5379)}天上相见稀，在鹊桥的帮助下，牛郎织女才能一年一会，但在人间一旦分开就是去而难返！又如袁晖《七月闺情》：“不如银汉女，岁岁鹊成桥。”^{[1](1140)}牛郎与织女每年都能于鹊桥上相聚，深闺女子却只得终日孤身一人，眼泪空流，心中万般贪嗔痴爱都无处排遣，不得不默默忍受孤独。

牛郎织女实则与凡间眷侣拥有相似的情感模式：恋爱中人总渴望浪漫美好、长厢厮守的爱情，想要“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所爱之人总是留不住，一去无期约，只有那残存于记忆中的看不清也摸不到的身影，因此只能退而求次，等待短暂的重逢。在众多七夕诗词中，有一首词对这种爱情遭际做出了回应，并以其难能可贵的爱情观被赞为“破格之谈”，那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10](459)}

这首词开篇写七夕时分，纤云舒卷，流星飞逝，堕入人间，仿佛也在传递着牛郎织女经年未见的离愁别恨。“暗度”意在点明七夕时牛女二人是偷偷相会的，这一细节暗示我们，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不过是人们的一个美好幻想，杜甫有诗云：“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1](2339)}“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1](2421)}按照天文情况，二星跨越天河相会是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发生的，更无人曾亲眼目睹鹊桥上佳偶携手的情景，但这恰恰满足了民众的情感需要。正如保尔·汤普逊所说：“不真实的叙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20](170)}这又何尝不是普天下所有与心上人不得相聚的痴儿怨女的共同心愿呢？下片前三句写牛郎与织女于鹊桥相

聚与分离的情形。二人相拥相叙，互诉思情爱恋，情意如水一般缠绵，但相聚的时光总是如梦似幻，倏而即逝。词人笔锋突转，从重逢的欢愉过渡到别离之际的悲痛。该词结尾“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句点明主旨，不落言筌；若是二人的感情坚贞真挚，身在情长在，又何必日日相对？此语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别离之苦，点出爱情的真谛是“此情绵绵无绝期”，而非朝暮相伴永不离。

综上所述，鹊桥意象承载着牛郎织女欢聚时的温情缠绵与别后的愁闷怅惋，既是牛女二人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的见证者，亦道出了凡间所有被迫分离的恩爱夫妻的共同心声，使得以“鹊桥”为核心意象的诗词作品往往呈现出含蓄婉丽、缠绵悱恻的情感基调。

4 断桥：断桥西下，满湖烟雨愁花

关于西湖断桥最早的文献记载，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是中唐诗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诗中的“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1](5818)}。这说明最晚到中唐时，断桥便已经建成，且已经被命名为“断桥”。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断桥还只被偶尔提及。到了宋代，断桥逐渐成为了文人诗词中的常见意象之一。在后世，西湖断桥逐渐与白蛇传说相结合，成为传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意象与重要叙事元素。

4.1 白蛇传说情节与白娘子形象的演变情况

白蛇传说故事的大致情节是白蛇妖幻化成美貌女子与人间男子的结合：白蛇精化为女子白素贞，与青蛇化作的侍女小青一同来到人间。她与许仙在清明时于西湖断桥相遇，同舟共渡，借伞定情，并结为眷属。二人婚后，白素贞于一个端午节喝下雄黄酒，不慎显出原形，许仙受惊而死，白素贞舍命盗取灵芝草使许仙还魂复生。由于法海的离间，许仙离开白素贞前往金山寺。白素贞为救出夫君，携小青与法海斗法，致使水漫金山。之后许白夫妇在西湖断桥重逢并和好，但是法海再次阻挠二人，白素贞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二十年后许白二人的儿子许仕林中状元，救母出塔，白素贞得以飞升。

民间传说由于其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特性，具有可变性，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白蛇传说从情节简单的怪异非常之事发展为人妖



图4 断桥 摄影：周勇

相恋的爱情故事，主题从告诫世人妖殊途，要克制情欲到肯定许、白之间的真情，许、白二人的关系也从妖怪害人、无情无义到鸢鲞情浓，生死相许。

学界关于白蛇传说发展演变过程的考辨很多，如胡士莹《〈白蛇传〉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范金兰《白蛇传故事型变研究》、吕洪年《〈白蛇传〉的古源与今流》、陈毅勤《从〈西湖三塔记〉到〈白蛇传〉》、裴香玉《白蛇故事试探》等文都对白蛇传说的情节内容、主题及主要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有所阐述。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已达成基本共识，即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初期准备阶段。发生在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的洛阳巨蛇事件与白蛇传说存在某些相似性：洛阳有巨蛇，出于邙山，准备水漫洛城，后被高僧善无畏用天竺法咒制服，数日后死去。这一事件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所提及。在唐人传奇中也可以找到白蛇故事的源头。唐人谷神子所作《博异志》中的《李黄》一章，讲述了两则与白蛇有关的传奇故事：一是李黄于长安街上“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17](375)}，并跟随她至家中，与蛇妖欢好三日。归家后，李黄的身体化为一滩血水，只留头颅，死状凄惨；二是李听与其子李琯在安化门外偶遇一车，该车“通以银装，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17](3752)}，之后二人随行至一素衣女子的住处休息一晚，归家后“脑裂而卒”。第一则故事

中的白衣姝所居院子，据人称“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第二则故事中女子住处的槐树下“有小蛇数条，尽白”，这都暗示了白衣姝是由白蛇所化。这两则白蛇故事和六朝志怪小说无异，情节简单，主要情节都为凡人与白蛇妖幻化为的美貌女子欢好后便离奇惨死，带有怪诞元素和鲜明的志怪色彩。在这两则白蛇故事中，西湖和断桥还未出现，但其中的部分设定为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所继承：大致情节为白蛇妖幻化为貌美女子勾引人类；《李黄》中的白衣女子为孀居女子，与之后称自己为张官人亡妻的白娘子类似；《李听》中作为素衣女子随侍的“青服老女郎”可视为小青的前身。

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已经初步具备了白蛇传说的一些情节，是白蛇传说与西湖结缘的开始：断桥是《西湖三塔记》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点，该文开篇介绍西湖景致，继而引出奚宣赞清明节出门观玩湖景一事。奚宣赞在“断桥四圣观前”遇到身着缟素衣服的卯奴，并亲自送她回家，于是引发了与白蛇妖的一段异化姻缘。《西湖三塔记》中的白蛇精变为美艳妇人害人，在有新人到来时便以新人换旧人，甚至食旧人心肝，毫不顾忌旧情。《西湖三塔记》中“清明节于西湖相遇”“白蛇妖姓白”“奚真人镇住三怪于湖内”等情节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所继承并加以改造。

二是定型过渡阶段，代表作品是明代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该篇的主要情节为：绍兴年间，杭州有一名叫许宣的后生于清明时分拜祭先祖，回家途中遇雨，偶遇白娘子与青青主仆二人搭船共渡。许宣借伞给白青二人，白娘子以还伞为由邀许宣至家中，主动拿出银子并要以身相许。结果因为白娘子所赠银锭是从官库中盗取得来，许宣被押至苏州，白娘子亦追随而至，二人成亲。之后又因为白娘子赠与许宣的金珠细软物件是从周将仕典当库内偷来的，许宣又一次吃了官司。期间，由于南山道士、法海和尚的挑拨，许宣多次怀疑白娘子，对她的感情发生动摇，但白娘子仍一心追随许宣。之后白娘子被许宣用法海的钵盂所降，青青也变回本体青鱼，一同被镇压在雷锋塔之下，许宣于雷锋塔出家为僧，化缘砌成七层宝塔镇压白青。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在白蛇传说演变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该篇情节完整，标志着白蛇传说的基本定型，戴不凡称之为“流传于世的最早一篇完整的白蛇传”^[21]。这一阶段的白蛇精的恐怖妖性渐渐转化为人情味，从善用美色害

人的白蛇妖变为具有鲜明市民思想、追求男女平等和婚恋自由的白娘子。尽管白娘子已从“害人”转变为“爱人”，不仅大胆地追求许宣，主动搭船、借伞并提出“愿成百年之好”，还在被许宣猜忌怀疑时仍对他忠贞不二。但白娘子种种出于爱的行为如赠银两、赠衣饰等却为许宣招致灾祸，这说明她身上的妖性还未完全褪去，行为处事仍与常人无异。

三是成熟完善阶段。清代白蛇传说臻于完善，主要以戏曲形式出现。乾隆年间，黄图珖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基础上将白蛇传说改编为《雷峰塔》，增加了白蛇生子的情节，之后被梨园改编为广为流传的梨园旧抄本，在舞台上演出颇广。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又在黄图珖改编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盗灵芝舍命救许宣”“断桥会夫妻释前嫌”等情节：白娘子不仅在露出本相吓晕许宣后深感自责并舍命取灵芝草相救，还在“水斗”后于断桥与丈夫重逢时念及旧情，原谅了丈夫之前的所作所为。这些新增情节使白娘子的形象更加完美，也使白蛇传说的情节进一步完整。清代其余改编作品如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弹词《义妖传》（又名《白蛇传》《雷峰塔》）等基本上没有脱离方本的情节，白蛇传说的主线框架大致定型。这一阶段的白娘子已经褪去了妖性，具有完美的人性光辉，是一个勇敢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愿为爱情牺牲自己、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正面女性人物，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认可。

4.2 断桥意象在白蛇传说中的诞生原因

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开篇化用苏轼的诗：“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22](56)} 该文介绍故事发生背景时称赞西湖“一派湖光，四边山色，天下应无”^{[22](56)}。正是因为西湖“一年四景，皆可游玩”^{[22](57)}，所以才会引起主人公奚宣赞的游览兴致，并引发之后的人妖纠葛。《西湖三塔记》已经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置为西湖，这说明当时西湖已经因其风光美景闻名遐迩，这无疑是影响后世白蛇传说依托西湖背景展开的一个关键因素。

南宋时期，画家陈清波等人以“断桥残雪”为主题进行的绘画创作促使“断桥残雪”成为了“西湖十景”之一，使断桥因其自然景色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知名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白蛇传说后世发展演变过程中对西湖断桥这一地理坐标

的选择。

断桥意象在白蛇传说中的关键地位还与其自身承载的情感内涵有关：余红艳《西湖断桥爱情景观的历史建构》一文中称断桥意象在被纳入白蛇传说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以元明清西湖竹枝词为代表的感情酝酿期。实际上，在白蛇传说中的断桥意象与爱情内涵产生关联之前，断桥在张先、吴文英、杨维祜等人的作品中便已被用于象征与恋人分离的不舍与爱情的坚贞。如张先《山亭宴·湖亭宴别》中“衰柳断桥西，共携手、攀条无语。”^{[10](84)}道出了词人与恋人于断桥分别时的缠绵不舍之情，断桥因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而蒙上了一层悲凉色彩。断桥意象在吴文英的西湖词中更是直接用于表现内心相思之苦：吴文英居杭州期间有一宠妾，分别后佳人不幸逝世，二人从此阴阳相隔。夏承焘《梦窗词集后笺》：“凡清明、西湖、伤春词，皆悼杭州亡妾之作。”^{[23](84)}吴文英的西湖词多为悼亡之作，其中，断桥意象常用来表示对已逝佳人的眷恋和对昔日欢愉景象的回忆：如《西子妆慢·湖上清明薄游》中“笑拈芳草不知名，乍凌波、断桥西堍”^{[10](2900)}是回忆自己与杭州宠妾的相遇并与佳人共赏断桥美景的情景；《忆旧游·别黄澹翁》是讲词人送别好友黄澹翁时的愁苦心情引发了对亡妾的思念，下片首二句“西湖断桥路，想系马垂杨”^{[10](2939)}便是对与美人相映的断桥美景的回忆；“长记断桥外。骤玉骢过处，千娇凝睇”^{[10](2913)}几句中又是断桥引发了词人对往事的追忆怀念，以及与所爱之人相识、相知、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惆怅情怀。元代杨维祜《西湖竹枝词》中的第五首也使用断桥意象隐喻爱情：“湖口楼船湖日阴，湖中断桥湖水深。楼船无柁是郎意，断桥有柱是侬心。”^{[24](301)}该诗用“断桥有柱”表示女子“磐石无转移”的坚贞爱恋之意。

另外，断桥意象本身便蕴含着凄凉之意：“断桥”之“断”字，暗含离别之义，因此断桥意象在诗词中多与苦、寒、残等带有阴冷色彩的字相伴使用，可用于表达伤感情绪，如刘辰翁的“平生高李经行处，寂寞断桥漂落絮”^{[25](42457)}、刘长卿的“寒江渐出高岸，古木犹依断桥”^{[1](1556)}等描绘断桥景致的诗句，均给人以萧瑟凄凉、冷寂幽暗之感。又如贺铸《御街行·别东山》中“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10](532)}几句将“断桥”“孤驿”“冷云”“黄叶”四个意象连用，用“断”“孤”“冷”等字眼映托自己失伴后意志消沉、孤苦无依的情形。文人笔下的断桥是排遣愁情之所，并不是在单纯写景，而是触景生情，感物伤怀，借此寄托不便

言说却又不言而喻的感情。

由于“名山胜景，难比西湖”，再加上《西湖三塔记》的影响，之后的白蛇传说均依托西湖背景展开；断桥是西湖湖光山色美景的构成要素，是知名度颇高的西湖坐标之一，具有地理属性；断桥意象本身就有爱恋与悲情的双重象征意义。受上述原因的影响，断桥被纳入白蛇传说体系，成为传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意象。

4.3 白蛇传说中断桥意象的爱情象征意义的流变过程

断桥在白蛇传故事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不可或缺的演变过程，并见证了许白二人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但在白蛇传说中，断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感情酝酿期。最初，该传说中的断桥仅是指作为西湖地理坐标的桥梁建筑，起提示故事发生地点的作用，与爱情并无直接联系。伴随着白娘子由妖到人的形象变化和白蛇传说主旨的演变，白蛇传说中的断桥也从客观物象逐渐成为具有爱情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

起初，在白蛇传说的源头《李黄》中，尚未出现西湖和断桥的身影。而在宋代《西湖三塔记》中，断桥作为西湖景观之一，已经在介绍西湖整体环境时出现。但是，在《西湖三塔记》中，断桥除故事开头介绍背景时“（奚宣赞）行过断桥四圣观前”一句外，之后便未再被提及。这是由于这一阶段的白蛇妖纯粹是邪恶的化身，行事恐怖，会给人带来伤害，她与人类的结合是为了满足性欲而非出于真情。《西湖三塔记》的作者尚未脱离人妖不可共居的观念，因此在文中极力渲染妖的可怖凶狠。该篇主旨意在劝诫世人妖殊途，文中的白蛇妖与人类之间也没有萌生出爱情，因而该篇中的断桥无从获得象征爱情的文化内涵。

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篇中，断桥承载的内涵与《西湖三塔记》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变，仍是作为西湖的地理标志和故事的发生场所出现：“起造两条石桥，分开水势，东边唤作断桥，西边唤作西宁桥”^{[26](213)}。该篇中的断桥是许宣清明节扫墓以后的游玩之地，之后他在湖上偶遇搭船的白娘子与小青，这一情节与《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清明游玩西湖、路经断桥偶遇卯奴本质上并无不同。但由于该篇中的许宣与白娘子已有夫妻情分，白娘子更是对许仙一往深情，爱到极致、爱到彻底。这时的断桥作为二人遇雨共渡、借伞定情之地，已经酝酿着爱情元素。

在清代，白蛇传说已经是由于法海从中作梗而导致的人妖恋悲剧，情节较为成熟，白娘子亦成为一个具有反抗性和人性的正面女性形象，传说主旨和人物形象的变化使得断桥成为一个真正的爱情意象。在清代改编作品如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梦花馆主的《白蛇全传》中，均有直接以“断桥”为名的出目。方成培《雷峰塔传奇》中的“断桥会夫妻释前嫌”一出是全剧高潮：与法海斗法引发水漫金山后，白娘子与小青于断桥边与许仙重逢，集中展现了三人之间的矛盾。白娘子劝阻因气愤欲杀许仙的小青。白娘子与许仙互诉衷情，还是原谅了薄情的丈夫，最终使许白的爱情更加坚定，三人将矛头共同对准法海。《断桥》出目体现出清代时人对断桥这一场景的重视程度已经较之前有了很大提升。在方本以后，“断桥重逢”这一情节得到普遍认可与广泛继承，成为多个不同剧种的《白蛇传》中的固定片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倘若将有关断桥的情节删去，白蛇传说也失去了其打动人心情感力量。

白蛇传说在之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以断桥为场景增添了新的情节：吕洞宾于断桥卖汤圆，汤圆实为仙丹，误被在断桥下修炼的白蛇吞食，使白蛇得到了百年道行，得以化为人身，真正步入红尘世间寻找真爱。这一增添情节强化了断桥在白蛇传说中的重要性，并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了合理契机。在现代对白蛇传说的再创作中，断桥仍因其地理属性和文化内涵，是诸多关键情节的发生场景：如在1993年李碧华创作的《青蛇》中，断桥不仅是青、白二蛇的居住与修行之地，见证着小青对姐姐的一片深情，亦是素贞遭许仙背叛、身受重伤后艰难生子之处，目睹了许仙对素贞的猜忌、负心与陷害。

现代白蛇传说依托江南地域尤其是西湖古迹遗踪，断桥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更是传说内容建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叙事元素和文化意象，具有传承、传播文化的特殊话语功能。杭州素有爱情之都的美誉，“断桥不断”在现代人心中象征爱情的天长地久、永无绝期。断桥不仅是杭州西子湖畔的重要文化旅游景点之一，更是人们寄托相思之情的特殊场景符号，这可视为对白蛇传说的当代文化演绎和延伸。

综上所述，在以西湖为背景的白蛇传说中，断桥因其地理属性，使白蛇传说中许多重要情节如白娘子和法海的前仇旧怨、许白初遇与重逢均聚焦于断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仅断桥使白蛇传说故事内容得以进一步丰富，使

白娘子、许仙、法海等角色的形象更为鲜活充实，白蛇传说的名声还使断桥增辉，提升了断桥的现实知名度，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使断桥意象与爱情象征意义结合得更为紧密，二者相互增辉：断桥因白蛇传说而更加著名，白蛇传说因断桥而传世不朽，二者均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

4.4 白蛇传说中的断桥意象的情感生发

白蛇传说的断桥是许、白爱情开始的契机，是二人清明初遇之地，又是白娘子遭许仙负心打击并与法海“水斗”后再与许仙重逢之所，见证了二人的悲欢合散，寄托了浓浓情思。因二人前后感情变化，断桥意象被赋予了悲喜二重情感内涵。

其一，随着白蛇传说的不断发展演绎，断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意象，具有象征爱情的内涵。在戏曲、小说等文学领域，断桥意象均得到了广泛使用：清代时，“断桥”直接作为出目出现在白蛇传说题材的戏曲中，后世亦广泛用于唱词里，如河北梆子《白蛇传》中：“游不尽西子湖三潭锦绣，断桥畔遇许郎情满小舟。”水是长流水，桥是心上桥。断桥是沟通白娘子与心上人许仙的渠道，连接起了这如水般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意，书写了一段亘古不灭的伉俪情深。又如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有《断桥情迹》一篇，讲述了元代士人文世高与刘小姐于西湖断桥左侧翠林中一见钟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最终结为眷属的故事。该小说集共 16 篇，作者在命名时唯独选择将“断桥”与“情”字相连，此举体现了断桥意象所承载的说不尽的奇情哀艳，以及文人将其视为爱情景观的特殊文化定位。

其二，断桥意象因其“断”字，自身便给人以凄凉之感，更何况白蛇传说本身就是一个爱情悲剧：白娘子对许仙怀有一份毫无保留的爱情，为守护这份爱情，她甘愿舍命盗取仙草为许仙还魂，在与法海水斗时殊死抗争以致酿下大祸。但却因他们二人身份不同，这份爱让白娘子左右皆挣扎，前后尽无路，看不破人妖殊途，辨不明妖性人性难两全。许仙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懦弱、犹豫、贪婪和功利，作为白娘子深爱的对象，他因对方身份而顾忌重重，因法海的挑拨而反复动摇，在与白娘子周旋的过程中难免掺进旁骛和杂念。最终二人被法海无情拆散，白娘子也因酿下大错，被镇压于雷峰塔。纵使白娘子最终被仕林祭塔救

出，阖家团圆，最终的大团圆结局也意味着她对命运的妥协和抗争的失败——因为许仕林将白娘子救出的前提是“金榜题名”，这是白娘子顽强抵抗的封建势力一方带来的“团圆”。白蛇传说中的断桥见证了许白二人爱情中的无数苦难波折，受传说悲剧矛盾冲突的影响，在特指西湖断桥时，断桥意象也被渗入了无限愁苦的悲情意味：当代越剧《白蛇传》中白娘子的唱词：“许郎负心恩情薄，法海无端苦结仇。看断桥未断我寸肠断，一片深情付东流。”塑造了一位纵使哀怨却仍心怀真情、心中百结柔肠的痴情女子形象，让人深切感受到白娘子为情所伤乃至肝肠寸断的沉痛悲戚。

5 蓝桥：情似蓝桥桥下水，年来流恨几时干

蓝桥既指唐代元白等人的题诗之地——实体建筑蓝桥驿，又指尾生抱柱和裴航遇仙这两个传说故事的发生之地。本章将重点论述蓝桥意象的发展、“蓝桥会”故事的流变，以及蓝桥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生发。

5.1 蓝桥意象及“蓝桥会”故事演变过程

蓝桥意象的真正形成是与“蓝桥会”故事的发展相伴进行的。学界对《裴航》在蓝桥意象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意义已基本达成共识，而“蓝桥会”的故事源头问题尚有争议。笔者综合考虑学界不同观点，将蓝桥意象和“蓝桥会”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庄子·盗跖》中的尾生抱柱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2](509)}有个名叫尾生的年轻人与一女子相恋，两人相约于“梁下”即桥下见面。是日，尾生如约来到桥下等待姑娘，孰料雷雨倾盆，河水暴涨，突发山洪。姑娘因雨势过大未能及时赶到，而尾生亦不愿违背二人的诺言，不肯先行离去，于是继续抱着桥柱等候，最终被水淹死。

《汉书·东方朔传》《战国策·燕策一》中均有尾生故事的记载，在其他汉民族的民间传说故事中也可以见到“尾生抱柱”故事的情节结构，如冥府传说中的鬼差黑白无常谢必安与范无救的生前故事便是对“尾生抱柱”传说结构框架的直接袭用。值得注意的是，此阶段尾生与女子的约会地点是“梁下”或“梁”，“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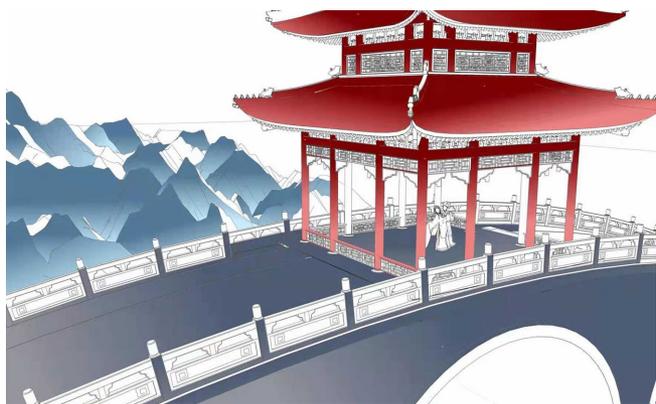


图5 蓝桥会，DJW 绘

桥”并未直接出现在尾生故事中。但“尾生抱柱”已具有大体完整的情节结构，可视为后世“蓝桥会”故事雏形。

二是唐代裴铏所作《传奇》中的《裴航》一篇，这则故事赋予了蓝桥以男女爱情关系的隐喻，是蓝桥意象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大致情节为：唐长庆年间，有一秀才名叫裴航，在归京途中，见同船的樊夫人貌美，心生恋慕，便托侍妾袅烟代为传诗。樊夫人婉拒裴航后以诗回应：“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1](9724)}之后在蓝桥驿附近，裴航因口渴，便向路边一老妪求浆而饮。云英捧水而出，裴航见云英貌美，且忆起樊夫人诗中的“云英”之句，对她一见钟情，想要娶她为妻。老妪要裴航用玉杵臼将一粒灵丹捣一百日，以求长寿。裴航与老妪以百日为期，寻找玉杵臼数月，在花重金买下玉杵臼后又信守承诺返回蓝桥寻找云英。之后裴航尽心尽力为老妪捣药，甚至连天上的玉兔都来帮忙。最终裴航与云英二人结为眷侣，裴航也从凡人之躯得以“超为上仙”，从此长生不老。由于《裴航》具有宗教说教目的，蓝桥意象被赋予了道教思想色彩。裴航对待爱情的矢志不渝也直接影响了蓝桥意象的内涵。这则故事催生了“蓝桥遇仙”“蓝桥仙窟”等常被运用于唐宋诗词中的典故，后世文人对这些典故的频繁使用与再创作使得“蓝桥”作为实体建筑“蓝桥驿”的一面逐渐被忽略，使之成为了一个多用以表征爱情姻缘和仙道思想的文学意象。

三是元代李直夫所作杂剧《尾生期女淹蓝桥》。这是蓝桥意象发展完善过程

中的重要标志，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具有突破意义的再创造，遗憾的是该剧的具体内容今已失传。钱奕坤《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蓝桥》中指出：对“蓝桥会”故事进行再演绎的小说戏剧使得蓝桥这一意象的悲剧意味更浓，使之渐渐成为了一种代表爱情悲剧的文化符号^[4]。从剧目名称来看，该剧在“尾生抱柱”故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将尾生的爱情悲剧与象征爱情的蓝桥意象相联系：将尾生期女的地点从“于梁下”改为“于蓝桥”。尾生最终与爱人“魂断蓝桥”的悲剧结局使得蓝桥这一意象增加了悲剧意味，由此产生了“水淹蓝桥”“蓝桥水涨”等爱情典故。

其他改编作品如《蓝桥记》、明代杨之炯《蓝桥玉杵记》、清代黄兆森杂剧《蓝桥驿》等使“蓝桥会”的故事得以进一步丰富，也推动了蓝桥意象的爱情象征意义由喜入悲的转变。其中，豫剧经典剧目《蓝桥会》，又名《水淹蓝桥》，讲的是少女兰瑞莲与书生文史秀两情相悦相爱，约定当夜蓝桥相会。然该日瑞莲因故来迟，不料正值大雨，河水猛涨，史秀抱柱而死。瑞莲赶来后知文史秀已死，投水殉情。淮剧中同名剧目《蓝桥会》与其内容相近，只是将故事的主人公改成了青年情侣韦郎保、贾玉珍，该剧还于1954年被改编为淮剧同名戏曲电影。这些作品均直接以“蓝桥”命名，可以说，缺失了蓝桥意象的“蓝桥会”故事是不完整的。

在蓝桥意象的文化蕴涵及其流变过程中，“尾生抱柱”中的“梁下”仅起到提示事件发生地点的作用；《裴航》是蓝桥意象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之一，“蓝桥”是遇仙之事的发生场景，被从实体建筑中抽离出来，并被赋予了象征爱情和仙道的内涵，但尚且不能算是一个成熟意象；唐宋诗词中在对“裴航遇仙”进行演绎的过程中常常会用到蓝桥意象，蓝桥在诗词中的频繁使用强化了其爱情、仙道内涵，使之发展成为了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成熟文学意象；元代李直夫《尾生期女淹蓝桥》在尾生故事的基础上将“尾生抱柱”与蓝桥意象建立起联系，使蓝桥意象在涉及男女爱情方面的象征意义蒙上了一丝悲剧意味，是蓝桥意象由喜转悲的重要转折点，并产生了“水淹蓝桥”这一爱情典故。古代社会在对“蓝桥会”故事的接受和改编的过程中逐渐赋予了蓝桥更多的文化蕴涵，唯有爱情，是蓝桥意象内涵千变万化里的一个“不改其宗”。

5.2 蓝桥意象在“蓝桥会”故事中的诞生原因

“蓝桥”作为地理坐标，最早出现在“蓝桥会”故事中的标志是裴铏所作《裴

航》。《裴航》选择蓝桥作为裴航遇仙的发生地点，不仅因为蓝桥意象是从历史中真正存在的实体建筑蓝桥驿生发出来的，具有地理属性；还由于蓝桥意象具有沟通属性，可以连接起具象的现实空间与抽象的想象世界，打破人神、仙凡之间的界限；还有可能是受到了“隔河情结”的影响。

李言统《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中将地理上的蓝桥实体建筑视为蓝桥意象的前身，并认为蓝桥在文人创作中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建筑学领域对中国古桥的调查研究中，存在关于蓝桥实体建筑的考察：根据《西安府志》相关记载，蓝桥是位于陕西蓝田县东南 50 里处的蓝峪水上的一座真实的桥。实际上，除了陕西蓝桥外，中国古代在江西、浙江、河南等多个地方都有被称为“蓝桥”的桥，但其中知名度最高、对蓝桥意象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陕西蓝田县蓝桥。

蓝桥驿道地处进京要道，唐代多位诗人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都曾于此题诗。元稹于元和十年(815年)奉召归京途中创作的《西归绝句》十二首是研究蓝桥驿的重要文献依据：“渐知身得近京城”(其一)^{[1](4583)}“今日春风到武关”(其二)^{[1](4583)}交代了诗人的返京路线。武关旧址位于陕西商县东一百八十里处，距全诗推测与蓝桥驿应处于同一条进京路线上。元稹于该组诗中也曾写到蓝桥驿附近景色：“云覆蓝桥雪满溪，须臾便与碧峰齐。”^{[1](4584)}“天色渐明回一望，玉尘随马度蓝桥。”^{[1](4584)}这两句诗点明了蓝桥驿的地理特征：“云覆蓝桥”是说蓝桥被云层覆盖，暗示蓝桥所处地势之陡峭与海拔之高，而“随马度蓝桥”表明蓝桥可以供马通过，并非狭窄拥挤的小桥。

元稹道经蓝桥驿时还于其壁上给友人刘禹锡、柳宗元留下一首名为《留呈梦得子厚致用》(又名《题蓝桥驿》)的七言律诗。此次回京本以为会被重用，但元稹返京两个月后又因故再被放逐至通州，刘柳二人也一同遭贬，同年白居易亦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经过蓝桥驿时见到了元稹曾留于壁上的这首诗，因此写下了《蓝桥驿见元九诗》，其内容可与元稹《西归绝句》互为佐证：“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1](4870)}大和四年(830年)，刘禹锡写下了《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追忆了元和十年(815年)元稹曾于蓝桥驿壁上的《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这场跨越十五年的友谊让人不免为之动容。

在被贬途中，白居易还写过一首《初出蓝田路作》，该诗中“朝经韩公坡，夕次蓝桥水。浔阳近四千，始行七十里”^{[1](4789)}一句写自己从韩公坡行至蓝桥驿，竟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而其间路程不过“七十里”，这足以见得蓝桥驿附近的地势崎岖坎坷，异常难行。纵使地势陡峭、出行困难，蓝武驿道却由于耗时相对较短，成为大多数唐代文人贬谪岭南的首选，位于这条线路上的蓝桥驿是古时重要的文化枢纽和交通要津。由于蓝桥驿是历史中真实存在、元白等人曾于此题诗的赴京必经之地，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其地理属性很有可能会影响“蓝桥会”故事创作过程中的地点选择。

《裴航》中，裴航是在赴京途中路经蓝桥，这与蓝桥驿实际所处地理位置相同。《裴航》中提及的时间均为中唐期间(766—835)：如“唐长庆中”(821年正月—824年12月)“太和”(827年2月—835年12月)。该文作者裴铏约公元860年前后在世。根据作者在世时间与作品设定的时代背景不难推测出，《裴航》的创作时间是晚于元白刘等人的蓝桥驿题诗一事(815—830)的。

除地理属性外，《裴航》对蓝桥的选择还可能受到了其打破仙凡间天渊之隔的沟通属性的影响。从《裴航》中可以窥出作者对道教思想的推崇，即追求长生不老、永得逍遥，这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唐代文人心态。悟道是唐代的一种社会风尚，与道士交往酬唱、游览道观是时人生活的组成部分，亦不乏夫妻共同修道之事。道教以重人、贵生、恶死作为信仰核心，对死亡持否认拒绝的态度，强调对个体生命的热爱和眷恋，并以修真登仙作为人生终极目标。道教神仙信仰渗透入唐人作品中，《裴航》可视为裴航与云英发生在蓝桥的一场人仙风流艳遇，蓝桥因其沟通属性成为该文中连接仙凡的特殊媒介。

此外，蓝桥在《裴航》故事中充当裴航与云英的相遇之地还可能是受到了“隔河情结”的影响。夏维波曾在《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一文中提到了尾生之事及其后世改编形式如二人转《水漫蓝桥》，将其称为与牛郎织女传说相近的“男女被河而隔，定期凭桥相会”的模式。蓝桥因桥下蓝峪水得名，此地有桥亦有水。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选择蓝桥作为男女相遇结合之地在一定程度上与“隔河情结”的原始思维模式相契。

5.3 蓝桥意象的情感生发

蓝桥因在“蓝桥遇仙”“尾生抱柱”等爱情传说中扮演的角色内蕴丰富，满足

了文人抒发不同类型情感的需要。笔者将蓝桥意象生发出的主要情感分为以下四点：

其一，受“蓝桥遇仙”的影响，蓝桥作为其中情爱双方的邂逅相遇之地，成为了男女结缘的代名词，蓝桥意象也因此被赋予了爱情象征意义。蓝桥是裴航与云英的结褵之地，因此常被用作男女约会之处，还可用于象征爱情美满，表达佳偶得成的喜悦，如陈允平《满路花·寒轻菊未残》：“相思何处，梦入蓝桥左”^{[10](3127)}借蓝桥意象抒发相思之情；汤显祖《紫钗记》中写霍小玉与李益热恋中时多次使用裴航与云英的典故：如“道千金一笑相逢夜，似近蓝桥那般欢悒”^{[27](2431)}“钗燕余香衫袖间，蓝桥相见夜深还”^{[27](2433)}“一饮琼浆，蓝桥试结良缘。”^{[27](2458)}纳兰性德《画堂春》中的“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28](87)}一句连用三个爱情典故，其中“浆向蓝桥易乞”说的是裴航于蓝桥遇云英并结为眷属之事。纳兰性德借蓝桥意象暗示自己也曾有过一段“蓝桥之遇”，“药成”一句则反用嫦娥偷吃不死灵药的典故，喻意纵有深情却难以相见，表达了对爱人刻骨铭心的想念之情；《聊斋志异》中《瑞云》一篇中，瑞云向贺生坦露心迹、传情达意时亦借裴航蓝桥遇仙之事，将自己对对方的好感委婉表达出来：“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29](601)}

其二，蓝桥意象还可用于表达恋情不顺、心事不成的伤情。元代李直夫所作杂剧《尾生期女淹蓝桥》赋予蓝桥意象以爱情悲剧色彩，并由此诞生了“水淹蓝桥”“蓝桥水涨”等爱情典故，喻示爱情受挫。之后的“蓝桥会”故事由喜入悲，其改编戏曲也大多以悲剧结尾。“蓝桥水涨”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并常和“火烧袄庙”这一同类典故并列使用：如《西厢记》中有“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袄庙火”^{[30](118)}一句，其中“蓝桥水”便是指尾生之事中使相爱之人被迫分离之水，“袄庙火”是绝情断义之火；又如《西游记》第82章中老鼠精向三藏所咏之诗：“蓝桥水涨难成事，佛庙烟沉嘉会空。”^{[31](997)}纵使心有情愫，却没有乘鸾跨凤缘，终究无法圆满，只得空惆怅。

蓝桥意象具有包容性。被誉为电影史上三大凄美不朽爱情影片之一的Waterloo Bridge的中文译名为《魂断蓝桥》。电影中的玛拉在追求纯粹爱情的过程中踏上了自我毁灭之路，最终选择在新婚前夜离开爱人，并在二人初遇之地——滑铁卢大桥自杀身亡。在剧中，滑铁卢大桥是罗伊与玛拉的“蓝桥”，是他们的初

遇亦是诀别之地，也最终埋葬了二人的爱情。该电影的中文译名《魂断蓝桥》远比直译《滑铁卢大桥》更符合电影的主题与内容，这也体现了蓝桥意象与这一西方悲剧爱情故事的兼容性。《魂断蓝桥》中的爱情亦是以悲剧作结。由于其知名度和传播广度，该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现代人对蓝桥意象情感内涵的认知理解。

其三，蓝桥意象具有教化意义。蓝桥意象蕴含着儒家推崇的重信思想。蓝桥的相关故事主要是“尾生抱柱”和《裴航》，其主角分别为尾生和裴航，他们一个是因信守与恋人的承诺不惜抱柱而死的信士，一个是对待爱情矢志不渝并最终与心上人结为眷侣的书生，均可视为重信之人，具有诚实不欺、信守诺言等品质。“尾生抱柱”的故事常作为义举被加以称赞，如《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向燕王讲的“尾生抱柱”的情节也与《庄子》中大致相同，苏秦还将尾生与曾参、伯夷三人并举，评价为“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12](2264)}《史记·陈丞相世家》：“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12](2054)}李白亦有诗云：“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1](359)}尽管“蓝桥遇仙”更侧重写的是裴航遇仙结缘的求爱经历以及他为追爱求杵捣药的辛苦，但是裴航则花数月寻找玉杵臼，之后又信守承诺返回蓝桥寻找云英，老姬评价他道：“有如是信士乎？”足以见得其人仍是重信的。

其四，蓝桥意象具有道教思想色彩。“蓝桥遇仙”的故事主角裴航的人生抉择和最终归宿隐含着崇道思想：裴航是落第秀才，在赴京途中遇樊夫人，后在蓝桥驿与云英一见钟情，到达京城后“殊不以举事为意”，放弃了科考仕途的功名之路，选择了求仙出世之途。裴航“不求功名求得道”的选择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折射出时人对成仙不老的渴望与追求。除此之外，文中有许多与道教文化有关的语词意象和思想内涵：如樊夫人答裴航之诗“何必崎岖上玉清”中的“玉清”是道教三清境之一；老姬要裴航为自己捣药，服食仙丹以求长生，而长生术本就是道教密术之一；裴航与云英成婚时，老姬称裴航身份为“清冷裴真人子孙”；云英的姐姐樊夫人“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当友人请求得道之法时，裴航用“虚其心，实其腹”答复，并称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该文以二人结为眷属、共同升仙为结局，这流露出作者对于道教思想的人生体悟，并认为对功名利禄的强烈追求实则是无意义的。

受《裴航》仙道意味的影响，蓝桥意象在一些诗词中用作通俗之志和求仙悟

道等思想的寄托：如张炎《踏莎行·瑶草收香》：“从来采药得长生，蓝桥休被琼浆弄”^{[10](3510)}，词中的蓝桥意象寄托了词人的长生之愿和修仙慕道的价值选择，蕴含着明显的道教思想观念；又如郑域《蓦山溪·然一笑》：“道人衾帐，不用沉烟熨。插满枕屏山，觉身在、蓝桥仙窟。”^{[10](2300)}以蓝桥意象喻道教仙境，承载着词人的慕仙之情、对仙境的向往以及解脱世网、超脱世俗的希冀；苏轼《南歌子·寓意》下片云：“卯酒醒还困，仙材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10](292)}此处词人化用了裴航蓝桥遇仙并与云英喜结良缘之典。苏轼笔下的“蓝桥”是神仙居所，是寻常凡人飘渺难求、终不可至的，流露出对与尘世保持距离的浪漫主义诗性空间的向往，“梦不成”一句则道尽自己欲成仙而不得的失意落寞与无法脱离俗世的惆怅感伤。

6 结语：桥梁意象在爱情传说中的双重情感意蕴

桥是爱情传说中不可剔除的经典意象。桥下流水滤去了世俗桎梏，留下了缱绻深情。“河桥多丽人”^{[6](785)}古往今来，多少才子佳人于桥上驻足流连，互诉衷肠，山盟海誓，将心中万千情思付与眼前诸般桥景。爱情传说中的桥通常见证了恋中双方的爱别离与求不得，具有悲喜双重情感意蕴。这种情感意蕴并不限于本文重点分析的鹊桥、断桥、蓝桥，而是为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所共享，主要分为以下两点：

其一，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蕴含着爱情美满、佳偶得成的喜悦之情。本文论述的鹊桥、断桥、蓝桥均是其所属爱情传说中的重要构成元素，熔铸着浓烈的情感。从其作用来看，它们都具有帮助男女主角相会、对抗爱情破坏势力的功能：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于鹊桥，而许仙与白娘子，以及裴航与云英，或于断桥，或于蓝桥驿，他们相遇，从此相识、相知、相恋，谱写了一曲曲“诗与桥”的爱恋之歌。鹊桥、断桥、蓝桥等桥梁意象使恋中男女被压抑束缚的情感力量得以释放，这些爱情传说也为这些桥梁意象增添了文化内涵，使人观之便联想到其所属的传说故事，遂知此中有真意。之后文人在表达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美满婚姻的追求、对爱人的相思等内心情感时，也时常选择以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如鹊桥、断桥、蓝桥等作为传情达意的媒介。

其二，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还具有感伤销魂的悲剧内涵。爱情传说中的桥梁意象具有沟通、联结被阻隔的两方和跨越障碍等正面象征意义，但它在承载了人们种种期望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桥梁不仅常被选作恋人分离与携手殉情之地，因见证别离时的黯然销魂和生死以殉的深情而被蒙上了郁郁悲思，“桥断”还具有负面象征意义，呈现出空间的隔断感。本文论述的鹊桥是牛郎织女短暂重逢又终年别离之所，蓝桥是尾生抱柱而死之处，其所属传说均是爱情悲剧，这影响了意象在使用时的情感内蕴：如李雯《凤来朝》：“问绛河浅。怎禁得、鹊桥桥断。”^{[32](337)}用“鹊桥”喻指二人的相伴相随、比翼双飞，而“断”则暗示有情人分离。该词以具有丰厚内蕴的鹊桥意象来传情达意，不仅可以使人联想到鹊桥背后的牛女传说，还借鹊桥断后牛郎织女不得不分离指代自身经历，委婉抒发了心中有苦难言之痛。又如宋代周邦彦《浪淘沙》词云：“蓝桥约、怅恨路隔。”^{[33](211)}该句中的“蓝桥”代称男女相会之地，以“路隔”喻示自己与心上人之间的阻隔及与所思之人不得见的愁苦。

值得注意的是：牛郎、织女的形象在后世传说的流变过程中均渐渐褪去了神圣色彩，人们心中的织女也不再是早期传说中空蒙缥缈、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被定格为与世人非常亲近的女性。在小说领域出现了以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型的改编作品，作品中的主题、人物形象与情节都出现了背离故事原型的情况：作于前蜀的《灵怪录》中有《郭翰》一篇，该文写织女因与牛郎一年只得相见一次，“久无主对”，内心寂寞，主动下凡邂逅了郭翰并与他发生了一段风流艳事，这说明牛郎织女传说受时代背景影响出现了解构倾向。《郭翰》中的织女不仅用情不专，耐不住空闺寂寞，还颇为放浪，在郭翰问她“牵郎何在？那敢独行？”时，竟以“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17](420)}回复，这种大胆改造或许是因为当时大分裂时代儒家礼教处于短暂真空状态下，文人逞才自娱从而导致志怪小说中出现对于传统忠贞女性形象的背逆。但鹊桥意象的爱情象征意义及其在传说中的主要功能却始终未发生明显改变。

为什么牛郎织女的形象渐渐褪去神的抽象意味，而鹊桥意象的内涵则相对固定？笔者推测，神话主人公渐趋人格化，正是大多数遇仙故事共有的生成模式之一。而鹊与桥本身就是人们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其内涵具有相对稳定性。

此外，有意思的是：牛郎织女传说与鹊桥意象传到日本之后，其内容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变异。在中国，七夕时牛郎织女通过鹊桥跨越银河相会；而在日本，鹊桥却并没有被纳入其牛女传说，取而代之的是划船这一方式。实际上，在中国牛女传说中亦有二人借助船相会的情节：在二人被迫分开后，牛郎乘老牛化身而成的小船前去追赶，却在快要追上时，被王母娘娘用金钗划出的天河阻拦。天河数万里，乘舟不可至，最终牛郎是在鹊群的帮助下得以与织女见面。

为什么在中国被牛郎弃之不用的舟船，在日本却扮演着协助二人相会的关键角色？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两国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不同。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而日本的领土四面环海，海洋文明更为发达。因此牛女传说从中国传入日本后，牛郎的身份从农夫变为划船能手。其次，民族文化性格、审美不同。尽管桥和船都具有沟通属性，但桥是双向型意象，双方都可以通过桥前往另一方；船则是单向型意象，只能由一方去寻找另一方。选择船作为牛郎渡河与织女相会的工具，更符合日本民族审美对细致优雅的“物哀”美感的追求。再次，两国婚嫁习俗不同。中国古代社会讲究男尊女卑，女子嫁到夫家后便夫妻一同生活。而日本早期社会盛行访妻婚的婚姻形态，即夫妇别居，由男方前去妻子住处访问，女子往往只能在家等待丈夫来访。在日本牛女传说中，织女在天河的另一端等待牛郎划船渡河来见自己，很明显是受到了这一婚姻制度的影响。不过，日本文化对喜鹊的看法如何？在日本民间爱情传说中，桥梁意象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从比较的视域看中日桥梁意象的异同，以及中国民间爱情桥梁传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变异，是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 方勇译注. 庄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3] 夏维波，杨宇. 中国文学中河桥意象与性爱主题的文化阐释[J]. 东北师大学报，1999（04）：63-69.
- [4] 伊藤学. 桥梁造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
- [5] 晏殊，晏几道. 二晏词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6] 王俊. 中国古代桥梁[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
- [7]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8] 宗懔. 荆楚岁时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9] 逯钦立.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10]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1] 余兴安. 经史百家杂钞(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3]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14] 孙续恩. 关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几个问题[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5(03): 103-107+95.
- [15] 李炳海. 从鹊巢到鹊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喜鹊形象[J]. 求索, 1990(02): 90-93.
- [16] 杨旭辉. 牛女故事中鹊桥、蜘蛛意象探析[J].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02): 36-40.
- [17]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8] 徐汉明. 辛弃疾全集校注[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 [19] 王孝廉. 中国的神话世界[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1.
- [20] 保尔·汤普逊, 覃方明. 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 辽宁: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21] 戴不凡. 名家谈白蛇传[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 [22] 洪楸. 清平山堂话本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3] 吴文英, 王沂孙. 吴文英·王沂孙集[M]. 江苏: 凤凰出版社, 2013.
- [24] 杨维禎. 杨维禎全集校笺(一)[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25] 全宋诗(第67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6] 冯梦龙. 三言 警世通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7] 汤显祖. 汤显祖集全编(五)[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8] 纳兰性德. 饮水词笺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9] 蒲松龄.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30] 王实甫. 西厢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31] 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 [32]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宋词编纂研究室. 全宋词(顺康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33] 周邦彦. 周邦彦词全集[M]. 湖北: 崇文书局, 2017.